

## 天涯诗海

## 意义

(外三首)

■ 余正斌

人，  
生的意义，在于不断地抗争  
犹如晨曦之于黄昏的意义  
那浩渺的云雾，都是些过眼  
烟云

一如地震波抽空大地的沉寂  
平安的密码被时间，一度深锁  
我祝福每一株幼苗都能长成  
参天大树，每一个人都能够幸  
福地

活在自己的幸福里  
不要让地震的横波与纵波，在  
地心  
持续发酵，作为地震人的意义  
一把钥匙远比一只飞鸟的灵魂重

## 海底地震仪

把时间交给海洋，与鱼儿做一次  
深层次交谈。在地震波来临  
之前

感知大地的愤怒，和地球内心  
跳动的脉搏。

一滴水汇成海洋，它依然是水  
一截波无论何形变，但它  
始终在路上。空空荡荡的海床  
有时也会填海造山。这是海  
的宿命

更多时候时间顺从于前兆的  
走势

海底地震仪忠诚于它的内心  
它不会花言巧语  
它一旦开口，就会泄露了天机

## 南药园

南药与火山互为表里  
南药园不偏不倚正建在  
火山之上。火山石名声在外  
常常把药性挂在嘴上，却不按  
常理出牌。它隐瞒人间真相  
用余生搭建起一剂中药的制  
高点

在《本草纲目》中寻找出去  
南药园深处，湿气太重  
长海巴戟，牛大力，裸花紫珠  
也长肾蕨，豆蔻，石斛，倒吊笔  
和鹧鸪茶……有食之，有饮之  
但多半用于写生、观光和科普  
一片巴掌大的版图，用尽心思  
种下过多的企图和期望  
或许是对症下药，一些药效  
正在发生作用：滋补补肾  
强筋活络，肝脾修复

## 走进六月

■ 岳慧杰

时间，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  
这边他刚坐在五月的房间里  
玩得累了倦了，一股脑  
又立马爬起来，跌跌撞撞地  
小手扣开了六月的门环

六月是欢快的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的节日  
大人也可以混进来  
卸下所有的伪装和设防  
尽享快乐的时光

六月是湿润的  
夏日的午后  
一场大雨说来就来  
带来了孩子们的喜笑颜开  
洗净了世界的烦恼忧伤

六月是甜蜜的  
随手摘下一粒葡萄  
酸中带甜，甜里裹酸  
恰如我们的人生  
风雨、晴天各占一半



家门前的葡萄藤。蒙海龙作

## 百家笔会

## 邂逅锦里

□ 陆漪

成都版的《清明上河图》生活画卷活  
灵活现地铺展于眼前。难怪当年的大诗人陆游也为之怦  
然心动，欣然写下了《柳梢青·锦里繁华》的词：“锦里繁华。环  
宫故邸，叠萼奇花。俊客妖姬，争飞金勒，齐驻香车……”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杜甫  
意境优美的诗句一直吸引我去锦里  
领略她的独特魅力。去年夏季，一个  
偶然的的机会去了成都，不期间与锦里  
来了一次零距离接触。

据当地朋友介绍，“锦里”原为秦  
汉三国时期成都以织锦、售锦为主的一  
条古街，历代文献词赋多有记载。  
蜀锦在三国蜀汉时期占有极重要的经  
济地位，诸葛亮曰：“决敌之资，惟仰锦  
耳。”如此发达的蜀汉织锦业，使成都  
成为三国时期锦文化的代表。现在的  
锦里已修建成了成都市著名的商业步  
行街。

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只见两扇  
黑色大门厚重而威严，大门之上还有  
两个铜制兽头门环。抬头只见大大的

跨海而来，落脚椰城，我在海口的  
烟火里，静静生活着。这座南国滨海  
的老城，没有喧嚣的浮华，只有绵长的  
海风，温润的日光，和藏在街巷深处的  
温柔，接纳着我的漂泊余生，安放我  
所有的烟火与笔墨。

海口的清晨，总是被海风轻轻唤  
醒。天刚蒙蒙亮，咸湿的海风就穿过  
窗棂，漫进我狭小的出租屋，带着大  
海独有的清冽与温润。窗外的三角梅  
顺着墙头肆意生长，热烈盛放，把清晨  
染得鲜活又温柔。不远处的街巷渐渐  
苏醒，早起的老人搬出桌椅，泡一壶茶，  
悠闲地开启新的一天。市井的松弛感，  
是这座城市独有的底色。

我常沿着海甸岛的街巷漫步行，  
看晨光铺满平整的路面，看椰树随风  
轻摇，枝叶婆娑，筛落满地细碎的光  
影。这座城市的节奏很慢，慢到可以  
听到清风的私语，看清云的游走，慢  
到足以让一颗历经颠沛、饱经沧桑的心，  
慢慢沉淀，渐渐安稳。

闲暇时分，我偏爱穿梭在骑楼老  
街斑驳的光影里，百年骑楼廊檐蜿蜒，  
雕花梁柱藏着南洋岁月的痕迹，青石

油漆牌匾上刻着“锦里”二字，古朴  
典雅。越过人群往里远望，一串串，一  
排排的红灯笼沿着屋檐、走廊或者显  
眼的墙壁等位置，高高地悬挂着。

踏入大门，只见街巷路面均为青  
石板或土砖铺设，其下水道入口也是  
由青石雕成铜钱模样，别致而美观。  
静静的青石路，蜿蜒曲折，被岁月的  
脚步打磨出浅浅的光滑，见证着久远  
而无数的脚印，倾诉着时光流逝的感  
叹。巷子两侧首先是两幢两层高的仿  
古建筑，在这两幢楼房的二楼，有着  
两条长廊连接，供游人通行。楼上挂  
着绘有张飞、赵云等三国人物的灯笼。

站在楼上，环顾四周发现锦里是  
街、巷、院完美结合的仿清末古建筑  
群，鳞次栉比，紧密相连。主街两侧店

铺林立，铺面多是两层三层的阁楼，  
每一家店铺都有自己的风格，高高的  
门楣，青瓦木窗，雕花窗格，错落有  
致，古风盎然，完全是明清市廛的老  
景象、旧风情。斜斜竖起的布幌子制  
作的店名，立在石头墩上的高大柱子、  
旧式板门的铺面门扇都散发着浓浓  
的古意，夹杂着久远岁月的气息，正  
如《锦里序》中言：“百年木板门，千  
载石板路。”

正行走间，只听到旁边一个茶馆  
传来了优美音乐声。进入其间，只见  
悠闲的游客们一边品着盖碗茶，一边  
全神贯注地观看着表演。舞台上的川  
剧演员和着激越的音乐声表演着川  
剧变脸，一拂袖，一转身，一甩头便  
变换出五彩缤纷的面目，“真是太神  
奇了”“又变了”台下游客的喝彩声  
和掌声也是此起彼伏，现场气氛变  
得火热起来，表演结束后大家才依依  
不舍地离开。

人头攒动的小吃街上热闹非凡。  
两侧店铺内各种小吃品种繁多，散  
发诱人香气。从各色小面到抄手、  
饺子，从腌卤到凉拌冷食，从锅煎  
蜜饯到糕点汤元，包浆豆腐、双流  
兔头、牛肉煎饼、叶儿耙、泥糖凉  
糕、赖汤圆等等，整整齐齐地堆放在  
临街窗前的方桌上，有的为了节约空  
间还一层层堆叠式摆放。一眼望去，  
一家挨着一家，密密麻麻，川内各地  
各具特色的名小吃，麻辣鲜香不一  
而足。

特色工艺品区的商铺琳琅满目，  
别致精细的商品，各具特色，色彩  
纷呈。剪纸、草鞋、泥人、蜀绣、  
琴棋书画、古董、竹编、工艺品样  
样都有，让你看得眼花缭乱，逗引  
得游客们驻足不前。成都版的《清  
明上河图》生活画卷活灵活现地铺  
展于眼前。难怪当年的大诗人陆游  
也为之怦然心动，欣然写下了《柳  
梢青·锦里繁华》的词：“锦里

## 椰岛走笔

## 生活在海口烟火里

□ 陈济

板路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墙皮  
微微脱落的老屋，巷子里随风摇曳  
的灯笼，砖缝里倔强生长的绿植，都  
是时光沉淀下来温柔的风景。老街  
的烟火，从不张扬，却最是治愈。街  
角的老店飘出腌粉的醇香，辣汤饭  
的暖香。傍晚时分，清补凉的清甜  
混着海风的咸，交织成海口最动人  
的市井味道。

这里的日子，简单而单纯。没有  
纷扰的应酬，没有浮躁的喧嚣，三  
餐四季，笔墨为伴。晨起听海风，  
日暮看晚霞，独处的时光里，不必  
去迎合任何人，只安于自己的方寸  
天地。奔波半生，起落浮沉皆已往  
过，如今褪去所有的浮躁，终于懂  
得，安稳寻常，便是最好的归宿。

我习惯了海口四季常青。北方  
叶落知秋，霜雪纷飞之时，这里依  
旧草木葱茏，暖阳和煦。常年绵长  
的落日，常年不散的海风，抚平我  
心底烦躁与落寞，治愈我岁月留下  
的伤痕。这座包容的小城，从不挑  
剔我的平凡与落魄。默默接纳我的  
孤独，包容我的过往，让我在独处  
的岁月里，与自己温柔和解。

独处海口的日子，孤独是常态，  
文字是我的救赎。无数个安静的夜  
晚，窗外晚风习习，椰影婆娑。我  
独坐灯下，提笔写尽人间烟火阑珊  
处。四万诗言，皆是我的心声，那  
些无法言说的过往，藏于心底的情  
愫，都落在笔

繁华。环宫故邸，叠萼奇花。俊客  
妖姬，争飞金勒，齐驻香车……”

走过一座古朴的拱桥，小桥下是  
荷叶水塘，溪水潺潺，泛起粼粼水  
波。湖水清冽，尾尾红鲤悠然自得，  
来回穿梭于荷叶碧水之间。红绿相  
间，盎然成趣。桥下隐约传来窸窣  
的声响，定睛一看，几只骄傲的黑天  
鹅正悠闲地划着水，从这个桥洞悄  
然滑向了远处，滑向了它们心中的  
诗和远方。

街里古树成群，花草繁茂，抬头  
远望发现前面有一片红色，走近了  
才知道原来那棵蜀汉时期的大树上  
都结满了红色的布条，旁边的银杏  
树上绑满了祈福的荷包，密密麻麻，  
成千上万。大树的后面是一块写着  
“缘定三生”的石碑，不少善男信  
女来此“缘定三生”，祈盼着今生  
与子相守偕老，但愿来世再相逢。  
这棵古银杏树，虽历尽沧桑，却生  
命弥坚，默默守护着凡间的人们，  
也承载着他们多少美好的希望。

正思索间，天空中飘下了雨，大  
家都躲到了店铺的屋檐下，等待  
着雨后天晴。这时小巷中隐隐传来  
缕缕优雅的琴声，循着琴声传来的  
方向慢慢寻觅，眼前骤然一亮，一  
个穿着碎花旗袍的少女撑着伞从悠  
长的小巷中款款而来，梦一般地从  
我们眼前飘过，渐渐地远了。恍惚  
间想起，这岂不是丁香一样的姑娘  
吗，这不就是戴望舒笔下的雨巷？  
我已醉了……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  
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成都锦里风情万种，如梦如幻，跨  
越了千万里的邂逅，已让她成了我  
心中魂牵梦萦的歌。即便走到天涯  
海角，再回首感动依旧，而那首缠  
绵悱恻的歌又在我心中低吟浅唱  
起来，久久不能散去。



好的归宿。

我习惯了海口四季常青。北方  
叶落知秋，霜雪纷飞之时，这里依  
旧草木葱茏，暖阳和煦。常年绵长  
的落日，常年不散的海风，抚平我  
心底烦躁与落寞，治愈我岁月留下  
的伤痕。这座包容的小城，从不挑  
剔我的平凡与落魄。默默接纳我的  
孤独，包容我的过往，让我在独处  
的岁月里，与自己温柔和解。

独处海口的日子，孤独是常态，  
文字是我的救赎。无数个安静的夜  
晚，窗外晚风习习，椰影婆娑。我  
独坐灯下，提笔写尽人间烟火阑珊  
处。四万诗言，皆是我的心声，那  
些无法言说的过往，藏于心底的情  
愫，都落在笔

## 美食随笔

## 海风里的蚵仔面线

□ 留丽灵

我嘴里：“尝尝看鲜不鲜？”我  
皱着眉头嚼了嚼，那股浓烈的海腥  
味让我差点吐出来，却逞强说“好  
吃”。全家人笑成一团，笑声被海  
风吹散，落在浪花里。

“妈妈，你看我！”女儿的喊声  
把我拉回来。她笨拙地握着小撬，  
学着大人的样子，将撬尖斜着插入  
石缝，使劲一别——啪的一声，整  
只海蚵壳连着肉被撬了下来，她一  
屁股坐在了水里。母亲赶紧去扶，  
她却举着那只海蚵咯咯直笑：“我  
撬到了！”我撬到了！父亲在一旁  
咧着嘴，露出缺了的门牙：“小丫  
头，比你妈妈当年厉害。”

我蹲下来，拿过一把撬刀，找准  
石缝斜插进去，手腕一翻，壳开肉  
现。一颗圆润饱满的海蚵落入掌  
心，腥鲜扑鼻。女儿凑过来，皱着  
小鼻子说“好腥”，却又忍不住伸  
手摸了摸那滑溜溜的蚵肉。桶里的  
海蚵渐渐多了起来，白花花的。快  
晌午时，母亲站起来看了看桶：“  
够了，中午煮面线。”

厨房里，母亲系上围裙，把海蚵  
倒进大盆，轻轻抓洗，小心翼翼地  
挑出碎壳。女儿搬了小凳子踩上去，  
趴在灶台边看。母亲剥了一颗生  
海蚵送到她嘴边：“尝尝？”女儿  
犹豫了一下，张嘴含住，嚼了嚼，  
表情从抗拒变成惊讶：“有点甜！”

## 藏在耳朵里的夏

□ 欧兢兢

我总觉得，夏天是  
先到耳朵里的，而不是眼睛。  
耳朵听到的第一声夏，是布谷鸟  
从远山那头递过来的，像一粒石  
子投进寂静的水面，布谷——  
布谷——，两声之后，整座村庄  
就醒了。

那时候我七岁，住在  
外婆家。外婆的房子是老砖砌的，  
墙根长了一层绿苔。每天清早，  
我还赖在竹席上没睁眼，耳朵就  
先活过来了。先是院子里那棵老  
槐树上的蝉，试探性地叫一声，歇  
一歇，再叫一声。然后第二只接  
上，第三只接上，像有人在调一  
架巨大的琴，一根弦一根弦地拧  
紧。等我揉着眼睛推开门，满院  
子的蝉鸣已经浓得化不开了。

午后是最难熬的。太阳把地  
面烤得发白，连狗都趴在树荫下  
吐舌头。外婆不许我出门，说会  
晒脱皮。我就躺在堂屋里的竹床  
上，拿一把蒲扇，一搭没一搭地  
扇。外婆坐在旁边，手里纳着鞋  
底，嘴里哼一些我听不不懂的老  
歌。

风扇在墙角吱吱呀呀地转，  
蝉在窗外拼命地叫，外婆的哼唱  
压在一切声音上面，像一层薄薄  
的土，把所有的燥热都盖住了。

太阳一落山，风就换了方向。  
从田野里吹过来的风是湿的，带  
着稻子灌浆的气味。外婆搬一张  
竹椅到院子里，我搬一个小板凳  
坐在她脚边。蛙开始叫了，不是一  
只，是一片。稻田里的青蛙像约  
好了似的，此起彼伏，密密匝匝。  
外婆摇着蒲扇说，你听，夏天在  
说话呢。我就真的竖起耳朵听。  
夏天确实在说话，是蝉的话、蛙  
的话、风的话、稻子拔节的话。那  
些话用耳朵就够了。

后来我离开了那个村子，去了  
城里。夏天还是每年都来，可我  
越来越听不见它了。空调把蝉鸣  
隔绝在窗外，耳机把风声挡在耳  
朵外面。

今年入夏的时候，我回了一趟  
家。老房子还在，槐树还在，只是  
外婆不在了。我站在院子里，闭  
上眼睛，听见蝉还在叫，风还在  
吹，远处还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  
饭。

一切都变了。又一切都变了。

我终于听懂了外婆说的话。夏  
天确实在说话，它说的是：所有  
你以为是会永远留下的东西，其  
实都会走。但它留下的声音，会  
一直住在你耳朵里，比记忆更深，  
比时间更长。

锅里水烧开，母亲抓了一把细  
面线下去。另起一锅，热油爆香姜  
丝葱白，倒入海蚵快速翻炒，舀一  
勺面线汤冲进去，汤色瞬间乳白。  
加盐、白胡椒粉，把煮好的面线  
捞入，撒一把青蒜段和葱酥，淋  
几滴香油，关火出锅。

满满一大碗端上桌，热气腾腾，  
女儿早已等不及，她吹了吹，吸溜  
一口面线，又咬破一颗海蚵：“阿  
嬷，太好吃了！”小嘴鼓囊囊的，  
汗水从嘴角流出来。我也端起碗，  
面线入口即化，滑过喉咙不需嚼  
嚼；海蚵鲜嫩，牙齿一碰就破，  
咸鲜的汁水在口中炸开，混着胡  
椒的微辣和葱酥的焦香。

午后，女儿在屋里睡着了，手  
里还攥着一颗从海边捡回来的空  
海蚵壳。海风从远处吹来，带着  
盛夏的温度。我端起那碗已经微  
凉的剩汤，一饮而尽，碗底几颗  
小小的海蚵，嚼在嘴里，鲜到了  
心尖上。这滋味，叫家。